

湖北戏曲丛书

第六辑

京剧

徐九经升官记

·天河花鼓·

花墙会



湖北人民出版社

湖北戏曲丛书

第六辑

•京剧•

徐九经升官记

•天沔花鼓•

花墙会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武汉

湖北戏曲丛书

第 六 辑

湖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黄冈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106,000 字

1981 年 10 月第 1 版 198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4,800

统一书号：10106·868 定价：0.42 元

内 容 提 要

本辑包括两个全出戏曲剧目。

新编京剧《徐九经升官记》是一个传奇性的喜剧。恶霸尤金依仗其姐夫并膺王的权势，强抢了安国侯义子刘钰的未婚妻李倩娘。大理寺正卿徐九经与安国侯有宿怨，但是他受理此案时，能丢开个人恩怨，顶住威胁利诱，主持正义，当机巧断，严惩恶霸。

《花墙会》原名《站花墙》，是天沔花鼓传统名剧。应山杨玉春怀揣珍珠衫前去岳父家投亲，路遇强盗张宽，谋命夺衫，冒名求婚。玉春得渔翁相救，后步赶到。宰相王洪不察真假，收留了张宽，赶出了杨玉春。相府丫环春香，正直侠义，将真情告知了小姐王美蓉，并设法让玉春与美蓉见面。张宽又杀了春香，嫁祸玉春，玉春含冤入狱，美蓉抗婚出走。县令方坤，以子换狱，玉春得中状元，恶人得惩，此冤遂雪。

两剧均附有唱腔选段曲谱。

目 录

✓ 徐九经升官记(京剧)郭大字、志 淦编剧(1)

唱腔选段谢 鲁、彭友和设计 彭友和整理(59)

√ 花墙会(天沔花鼓)

——原名《站花墙》

..... 曾养正、陈尧山、魏泽斌、叶天贵改编(79)
孙鹤柏、刘方清、魏泽斌重改

唱腔选段.....吴 群、郑先礼、喻新才、周香成设计、整编(122)

徐九经升官记

(京 剧)

郭大字、志 淦编剧

人 物

徐九经——大理寺正卿(丑)

李倩娘——刘钰的未婚妻(正旦)

刘文秉——安国侯，刘钰义父(净)

刘 钰——四品将军(武生)

徐 茗——徐九经侍童(娃娃生)

李小二——酒家，李倩娘堂兄(生)

并肩王——皇帝叔父(老生)

尤 妃——并肩王之妃(二旦)

尤 金——尤妃之弟(小生)

尤 母——尤金之母(老旦)

司务甲——大理寺司务(丑)

司务乙——大理寺司务(丑)

幻影甲——徐九经幻影(丑)

幻影乙——徐九经幻影(丑)

侯相甲、乙 中军 太监 小校 丫环 家将 家院 衙役 宫女
刀斧手等

第一场 抢 亲

〔幕启：尤家喜堂。

〔家院、丫环来往穿梭，忙碌布置。

〔侯相甲、乙上。

侯相甲：吉星高照——

侯相乙：喜气满门——

〔丫环拥尤母上。

尤 母：（大笑）哈哈哈哈！

侯相甲：夫妻和美——

侯相乙：多子多孙——

侯相甲：动乐，换新人——

侯相乙：

〔尤金上。

〔丫环拥李倩娘上。

侯相甲：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

侯相乙：

李倩娘：（惨呼）天哪——（突然掀掉盖头，甩下红斗篷，露出一身白孝，手捧灵牌）

李倩娘：（激动地，唱）手捧着钰郎的灵牌，珠泪滚滚——

尤 母：嗯——今天乃大喜之日，你怎么身穿孝服？

李倩娘：为祭刘钰亡灵！

尤 金：倩娘，刘钰已经战死沙场，你又何必如此？

李倩娘：（哭）钰哥呀！

尤 金：死了钰哥，还有我这金哥呀。

李倩娘：贼子！（唱）

开口大骂贼尤金!

依权仗势忒凶狠,

乘人之危强抢亲!

倩娘我死是刘家鬼,

生是刘家人。

拔出钢刀寻自尽——(拔出钢刀欲自刎)

尤 金: (一把拉住) 哎呀! 使不得!

(李倩娘、尤金争夺钢刀。家院上。)

家 院: 启禀少爷, 大事不好啦!

尤 金: 何事惊慌?

家 院: 刘钰带领人马冲进府来啦!

(尤府大乱。刘钰率小校冲上, 拨开众人, 怒视李倩娘, 见孝服、灵牌, 恍然大悟。)

李倩娘: 钰郎——

刘 钰: 倩娘——

李倩娘: (唱) 啊——钰郎啊!

刘 钰: (唱) 啊——倩娘啊!

李倩娘: (唱) 是梦、是醒、是假、是真?

刘 钰: 倩娘啊! 刘钰从军八载, 血战沙场, 蒙安国侯宠爱, 收为螟蛉义子, 今随父帅凯旋归来了。

李倩娘: 钰郎。

尤 金: 啞! 胆大刘钰, 竟敢闯入王室内亲府中, 大闹花堂, 调戏我妻, 该当何罪?

刘 钰: 尤金! 尔敢强夺我妻, 吃某一剑! (拔剑)

尤 母: 哎哟, 快来人哪! 这小子要杀人啦!

刘 钰: 饶尔不死! 回府!

〔尤金阻拦。〕

刘 钰：（以剑逼住尤金）便宜了你！

〔刘钰李倩娘下。小校随下。〕

尤 母：哎呀，他怎么把新娘抢走啦？

尤 金：母亲哪！这花堂被闹，娘子被抢，好不叫儿气……
气……

尤 母：我的宝贝儿子，可别气坏了。快去找你王妃姐姐，
求王爷出面，把倩娘追回来！

尤 金：倩娘，妻呀！（抱住尤母）

尤 母：（挣脱尤金）我是你妈！

——幕落

第二场 辩 冤

〔幕启：安国侯府邸。〕

〔家将、中军引刘文秉急上。〕

刘文秉：（念）班师还朝气轩昂，
孽子抢亲面无光！

〔刘钰上。〕

刘 钰：参见爹爹。

刘文秉：儿是刘钰？

刘 钰：正是孩儿。

刘文秉：奴才！（唱）

小奴才做事太任性，

败坏了三军的好名声！

你、你、你，忘了为父的谆谆教训，

闯花堂夺人妻——

军纪王法难容情！

绑了！

刘 钰：爹爹呀！孩儿久蒙爹爹教诲，怎敢做那违法之事，您实实屈煞孩儿了。

刘文秉：哼！可是你闯入尤家喜堂？

刘 钰：正是孩儿。

刘文秉：可是你仗剑抢走新娘？

刘 钰：也是孩儿。爹爹，尤金他……

刘文秉：住口！军纪王法岂能容你，与我——斩！

刘 钰：爹爹！

刘文秉：斩！

刘 钰：爹爹！

刘文秉：斩！斩！斩！

〔李倩娘内呼：“刘钰冤枉——”冲上。〕

刘文秉：你是谁？

李倩娘：民女就是与刘钰自幼订亲，为他苦守八载的李倩娘。

刘文秉：李倩娘？刘钰在尤府所抢之女，莫非就是你？

李倩娘：正是。

刘文秉：你既然与刘钰订下百年之好，为何又与尤金拜堂成亲？

李倩娘：侯爷呀！（唱）

八年前钰郎他边庭效命，

倩娘我奉高堂、侍公婆，望门空守茹苦含辛。

灾荒年，爹娘、公婆俱遭不幸，

抛下了倩娘女孤苦一人。

那一日慈亲坟前把香敬，
泣血哀鸣叹伶仃。
贼尤金百般调戏廉耻丧尽，
软硬兼施强逼婚。
倩娘我守贞操花堂之上寻自尽，
多亏了钰郎他从天降临！

刘文秉：好恼！（唱）

将士边关舍性命，
妻小在家受欺凌！
错怪钰儿心不忍，（扶起李倩娘。为刘钰松绑）
儿啊！
是非定要论分明。
天理昭昭王法在，
岂容歹徒胡乱行？
不怕他皇亲国戚权势大，
为父与你把腰撑！
写张状，递衙门，
诉原委，述实情，
定让那大理寺严惩尤金！

李倩娘：全仗侯爷作主！
刘钰：爹爹

——幕落

第三场 荐 徐

〔二幕外。〕

〔司务甲、乙捧状上。〕

司务甲：（数板）稀奇，

司务乙：（数板）古怪，

司务甲：（数板）一个姑娘两家爱，

司务乙：（数板）两张状子一齐来。

司务甲：（数板）刘钰告尤金，

把他的老婆拐。

司务乙：（数板）尤金告刘钰，

抢他的少奶奶！

司务甲：（数板）一个抢，

司务乙：（数板）一个拐，

司务甲

司务乙：（数板）两家都有大后台！

司务甲：（数板）刘钰的干爹安国侯，

是统领兵马的大元帅。

司务乙：（数板）尤金的姐夫并肩王，

跟皇帝的老子是双胞胎。

司务甲：（数板）这张状，侯爷后面把印盖。

司务乙：（数板）这张状，王爷手谕写明白。

司务甲：（数板）这个说，尤金该死。

司务乙：（数板）那个说，刘钰该埋。

司务甲：（数板）这个要依法重办；

司务乙：(数板)那个要严惩不贷！

司务甲：(数板)龙虎相斗，

司务乙：(数板)鱼鳖遭灾。

司务甲：(数板)正卿见了状，眼斜嘴也歪；

司务乙：(数板)少卿见了状，头往地下栽！

司务甲

司务乙：(数板)堂堂皇皇的大理寺，

司务甲：(数板)病的病，

司务乙：(数板)歪的歪，

司务甲：(数板)痴的痴，

司务乙：(数板)呆的呆，

司务甲

司务乙：(数板)烧火的都想开小差。

司务甲：(数板)官司无人问，

司务乙：(数板)状子无人睬。

司务甲：(数板)大官溜得快，

司务乙：(数板)苦坏小当差。

司务甲：(数板)硬着头皮把状退，

司务乙：(数板)老天保佑，

司务甲

司务乙：(数板)无祸无灾！(下)

〔二幕启：并肩王府。

〔宫女侍立。司务甲、乙颤兢兢跪在一边。

〔并肩王怒气冲冲来回踱步。

〔尤妃、尤金在一旁，观察并肩王的脸色。

并肩王：(问司务甲)正卿得何病症？

司务甲：正卿羊角风越犯越凶。

并肩王：(问司务乙)少卿呢？

司务乙：少卿中邪气不能动弹。

司务甲

司务乙：只怕十天半月也好不了哇！

尤金：哼！哪里是中邪气、羊角风，分明患的是恐“侯”之症！

并肩王：好气也！（唱）

心中恼恨刘文秉，

居功傲上盛气凌人。

纵孽子夺人妻横蛮凶狠，

藐视王法包藏祸心。

大理寺惧淫威不敢把案问，

辜负了我皇家宠幸之恩。

将此案交与那刑部鞫审——

司务甲：千岁，刑部尚书已回乡省亲。

并肩王：嘿嘿。（唱）偏偏此时去省亲。

传王谕将此案交往吏部——

司务乙：吏部尚书的爸爸死了，原郡奔丧！

并肩王：啊？将此案交都察院，让都御史审理！

尤金：兄王啊，都御史请旨出巡，已于昨日离京！

并肩王：你待怎讲？

司务甲：刑部，

司务乙：吏部，

尤金：都察院，

司务甲

司务乙：俱都无人！

尤金

·并肩王：（大怒，狞笑）啊哈哈哈哈！（唱）

一个小小的安国侯，

吓倒了六部大臣！

气死我也！

众 人：（跪）王爷息怒！王爷息怒！

并肩王：滚！滚！滚！

〔司务甲、乙和宫女退下。〕

尤 金：姐姐……

尤 妃：嗯！（佯骂尤金）此事皆因你起，招惹王爷动气，还不与我跪下！

尤 金：姐姐……

尤 妃：跪下！

〔尤金跪。〕

尤 妃：千岁，万万不可动气呀。

尤 金：难道此事就罢了不成？

尤 妃：多嘴！与我退下去！

〔尤金下。〕

尤 妃：啊，千岁休要为此动气。如今，那安国侯兵权在手，又刚刚立了大功，慢说千岁您啦，就是万岁爷，也得让他三分。咱们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

并肩王：啊，我堂堂皇叔，就怕了他不成？待我亲审此案！

尤 妃：千岁亲审嘛……此意欠妥。依妾妃之见，倒不如找一个如意的官儿代审此案，岂不是更能服众？

并肩王：如今，到哪里去寻这样的官儿。

尤 妃：想那刘文秉如此飞扬跋扈，这满朝文武之中，难道就没有一个仇人吗？

并肩王：这仇人么……（思考）有了。那日在万岁龙案之上，见

一奏折，有一名官吏，精明干练，刚正不阿，执法严明；巧就巧在他与刘文秉，确有深仇大恨！

尤 妃：有这等之人，再好不过啦。但不知他与那刘文秉有何旧怨？

并肩王：此人才华横溢，当年大比，他两榜夺魁。金殿面君，圣上见他相貌丑陋，心中不喜。适有刘文秉在旁，奏了一本，言道：“若将此人点为状元，有失朝廷的体面。”圣上准奏，将此人黜为进士，放了个小小县令。

尤 妃：此人姓甚名谁？

并肩王：就是那玉田知县徐九经！

尤 妃：徐九经……

并肩王：他在玉田，九年不得升迁，皆因当年之故。他能不对刘文秉耿耿于怀么？

尤 妃：千岁高见！您若大大提拔他，他必然感激涕零，为王家竭力效命！

并肩王：好。本王进宫，奏上一本，保他到大理寺办案！

尤 妃：来！

〔太监上。〕

太 监：有。

尤 妃：吩咐打轿，王爷进宫！

太 监：是啦。外厢备轿，王爷进宫啦！

——幕落

第四场 上 任

〔幕启：玉田县郊外。〕

〔徐九经内唱：“御札一道传圣命！”〕

〔徐茗牵马上。徐九经疾步随上。〕

徐九经：（唱）万岁爷宣诏我这——

相貌不扬，年岁不大，

官阶不高，资历不深，

不俗不凡，不亢不卑，

鼎鼎大名，大名鼎鼎，

鼎鼎大名的徐九经！

徐茗：老爷，您瞧！歪脖子树到啦。（唱）

今日里歪脖子树摇头晃脑，

晃脑摇头，多高兴。

徐九经：（唱）老朋友它知我——

平步青云把官升，把官升！

徐茗：老爷，我听说，九年前您刚到玉田县的时候，还为这歪脖子树写过诗呢。

徐九经：（笑）那是一首“打油诗”！

徐茗：老爷，您听：（念）

分明栋梁材，零落路旁栽，

为何遭小看？皆因脖子歪！

徐九经：那是老爷怀才不遇，以此树自比之作。（唱）

九年前在科场我文章得意露锋颖，

徐茗：（唱）本应当高中皇榜第一名！